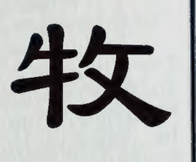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 牧津

牧津卷之三目

消弭上

王慧龍　蕭恭

陸澈　蕭景

韋仁壽　徐敬業

厲文才　段秀實

盧弘宣　柳開

楊大異　周渭

裴懷古　秦再雄

牧津卷之三

消弭上

明山陰祁承㸁輯

龔遂

龔遂爲渤海太守、時歲饑、盜賊羣起、宣帝召見、謂遂曰、渤海擾亂、朕甚憂之、何以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

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

治亂民固如治亂繩、而御劣民更如御劣馬、急轡促駕、馬之逸也、其有已時乎、渤海之政、始終持一安字爲主而作用在緩此

造父調良之法也。果欲爲盜賊者，不[illegible]

持兵器與農器之間，遂特示之以意，留此一着爲解散地耳。

## 賈琮

賈琮舉孝廉，歷官爲京兆令，有政理，先是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免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

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
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
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冤無所民不聊
生自活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
有○此○者○方○行○言○招○撫
資業招撫亂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
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
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
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尋以爲
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

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於是州界翕然、

賈孟堅受命荒徼、惟一意為撫綏安養之責、而詰盜戢奸、已在其中、持危定亂、固無異術也、至謂遠視廣聽、大得刺史之體、

种暠

种暠出為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

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菆卭僰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暠至、乃復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救之、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暠爲梁州刺史、

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暠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

种暠潛布恩威、使蠻貊華心而向化、此眞戢亂弭暴、造福一方、若其發永昌太守金蛇之媚、尤見風裁、

## 伏湛

伏湛以父任、爲博士弟子、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狥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

湛本廉吏、至立斬惑衆之門下督、可謂異

體用才

祭彤

祭彤、遵之從弟、早孤、以孝見稱、遭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冢側、賊過見其尚幼、皆奇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爲黃門侍郎、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璽書勉勵、增秩一等、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逆擊之、自陷

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自是鮮卑不敢闚塞。

形以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乃使招鮮卑、示以財利、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效、形曰、審欲立功、當擊匈奴、斬送頭首、乃可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首二千餘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為太僕、形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嘉其功、又美形清約、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

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被、帝每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

祭次孫智勇超人、律已乃至衣無兼副、如此廉將、安得不立功邀陞、後爲左賢王所誆、坐逗留下獄、臨終猶戒其子、悉簿上所賜物、卓哉志行、可風債帥矣、

田豫

田豫、初從豫州刺史劉備、以母老求歸、遼東太守公孫瓚使豫守東川令、瓚敗、鮮于輔行太守

事、素善豫、以爲長史、豫因勸輔歸命曹氏、司空
操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
陽太守、所在有治聲、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
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
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陳、弓弩持滿於內、胡不能
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平代、還南陽太守、先時
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前太守捕繫音黨與五
百餘人、豫至、悉見諸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
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羣

賊一朝解散、鄧內、滑溪、文奇、初、北狄彊盛、乃使豫持節護烏桓校尉、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搆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因而救善討惡、以示恩信、胡人破膽、威振沙漠、凡逋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搆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毀豫亂邊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

因地形迴車結陣、甚得兵家因地之意、破械遣囚、遂至羣賊解散、其威信已孚、又何

以搆離、使爲讐敵、前後自相矛盾耶、然救善討惡、自足示虜恩信、

裴潛

裴潛爲代郡太守、烏桓王及其大人各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曹操欲授潛精兵以鎭討之、潛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撫之以靜、單于以下、

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畧[illegible]
單于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震、
按誅單于表裏者、乃足懾其魄、非徒外示
鎮靜而已、
鄭渾
鄭渾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
念產殖、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後稍
豐給、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畧吏民五千餘家、爲
寇鈔、諸縣不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

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一以歸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渾率吏民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吏民入磑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畧還及趙

雖近詛詐然鼓弄羣盜不嫌于術

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魏王操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民安於農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魏王操益嘉之文帝即位遷陽平沛陽二太守與陂遏開稻田租入倍常民賴其利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倣此又以郡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樹五果入魏郡界村落整齊如一民得財足用饒帝聞之下詔稱述告

布天下、

鄭渾有定變制亂之畧、而兩爲郡守、惟循

循樹藝灌溉之是務、安內以爲攘外、是眞

消弭、

鄧艾

陽城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

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

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

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

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剖分叛胡之勢，漸出同處之民，艾之所見甚遠，然終不能杜五胡之亂華，人謀定有未盡，不可盡委之氣運。○華夷不同風，宇宙之所以分內外也，未有夷狄叢聚而不釀無窮之禍者，晉之君臣，夢夢固不足言

然後世習旦夕之苟安、而不爲深遠慮者、令人扼腕、

沈璞

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奈何去之、諸君嘗

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見照
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
精兵、曰足矣、及藏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
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
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
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
歸都、會質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閉
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
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

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聞盱眙有積粟、一攻不拔、即留數千人守之、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明年、魏主還攻盱眙不克、

聚數十萬人於城下、未有不敗、此古今之

定理、然狂寇臨城、曾不能爲須臾之守、何見事憒憒若此、視盱眙太守、古今人眞不相及矣、

馮道根

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

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敵未至而兢兢若將至、敵至自然應之以暇、非欲借此示敵也、

李崇

李崇、孝文初、爲荆州刺史、鎭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一宣詔旨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人懷懼也、乃只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邊戍罷

得齊人悉令遣還南人感悅兩境交和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除兖州刺史兖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擊鼓四面諸村聞鼓齊擊咸於要路俄頃聲佈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兵故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

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了也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嗟咨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款引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欲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軍兵李益等所殺有女巫楊氏自誣云見鬼稱說思安被害甚苦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在北門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其我兄

慶賓見往揚州相國城內、脫矜慜爲我往告我兄、必亟相謝、且勿迷官也、慶賓見說、悵然失色、故求少停、此人具報崇、崇一鞠卽伏、時霖雨十三日、大水入城、崇與兵泊城中、而水增未已、崇乃乘船附女牆、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哉、但憐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

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畧、在州凡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

沈深二字、足盡崇一生謀畧、○置樓懸鼓、用以禦盜、此法今當亟行、

楊公則

楊公則、和帝時、授湘州刺史、武帝軍次沔、命公則率湘府之衆、會於夏口、時荆州諸軍、悉受公

則節度、蹕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郢城下、武
帝命諸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桑、
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
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
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
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
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腳、談笑如初、
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
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

漢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戰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見敵爲多及城平城內幽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初公則東下州郡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公則爲政雖無威嚴然守已廉愼爲吏民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乃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爲法則

號令嚴明、秋毫無犯者、戰則勝、攻則取、令
事不濟、

梁習

梁習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轉
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聲、還為西曹令史
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
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
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為寇害、更相扇動
往往棊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

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清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眞、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屬冀、更拜習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

將方使人于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各領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罷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

首召其豪次發諸丁一境之人皆爲我用不除盜而盜自無若其置屯田以給人牛之費今運餉陸輓之地亟當倣行

王慧龍

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於魏云

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疋、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刃、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

何憂乎遂捨之

慧龍以仁義爲扞蔽似以鄉飲酒之禮理軍而其言近迂然農戰並修獨繆有地

蕭恭

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弟縱暴州人余朗聚黨反武帝以蕭恭爲刺史時朗已圍治與恭至綏服狗賊示以恩信賊服其勇是夜遁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綏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

遣使請降、

只於緩急二字籌賊、大有遠識、如此不煩

誅戮、乃眞消弭、

陸胤

陸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挍尉、時交阯九眞夷賊、

攻殁城邑、交部騷動、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

招納、高凉渠帥黄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

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

五萬餘家、幽深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淸泰、就加

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胤曰、胤銜命在州、十有餘年、實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

撫綏惟有安靜不擾一法、然必上禀則下安、

蕭景、

蕭景爲寧蠻校尉、荊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

羣蠻、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爲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盾、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儁擊志於溳溝、大破之、景初到州、省除出迎羽儀器具、不得煩擾吏民、修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詞訟、觀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內清靜、抄盜絕迹、

能使郡縣皆改節自勵何盜不絕

韋仁壽

韋仁壽、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入關、遣使者徇定蜀、承制擢仁壽都督府長史、寧州納款、朝廷歲遣使撫接、至率貪沓、邊人苦之、多畔去、帝素聞仁壽治道、詔檢校南寧州寄治越巂、詔歲一按行慰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徇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州十五縣、酋豪皆來賓見、即授以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

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爲解、諸酋即相率築城起廨、甫旬畧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第撫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乃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

開地數千里、置七州十五縣、如此勳績、能使蠻酋不以畏而以懷、超人一等、

徐敬業

高宗時、蠻羣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史、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

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爲賊惟召其魁首責以不早降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也

敬業膽畧自是不凡然亦是先聲足以奪

人、但英公逆知其必破家、何也、

厲文才

厲文才、貞觀初爲道州刺史、是時南土未靜、荔蒲之寇猖獗、屠斫人民、焚燒城邑、一方震動、文才臨郡朞月、設奇禽斬羣盜悉平、威愛被於遠邇、改容州刺史、容人聞之、鼓舞歡呼曰、厲道州來、吾屬得恃矣、文才下車、悉心撫字、不朞年而生色、耕衣華心、無夜吠犬、民皆稱之曰厲

盜平民化皆不出朞月閒，厲父之稱，名與實副，

段秀實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之嗜惡者，竄名伍中，因白晝羣行，頑頡於市，有不嗛，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瓮盎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白狀，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恬然不

爲意其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自請曰公誠以某爲都虞候某能爲公已之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示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然秀實因曉諭之曰尚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又曰副元帥

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乎，罪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乃載拜曰：公幸教晞，即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餔食，請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秀實之力，

令公勳名蓋世，即最驕悍之子，必不忍以

家聲墮地，故秀實之言，得乘機而入，然啗嗟談笑之間，初若披示之以心腹，既而玩弄之于股掌，眞大豪傑操縱手，

盧弘宣

盧弘宣遷京兆尹，時歲饑，盜贅結酋豪自王，僞署官吏，發敖倉，招亡命，聯蓬瀘嘉榮諸州，諸蠻落搖亂，根株盤熾，弘宣下檄，脅諭賊黨，稍降其黠，乃著置罪中，辱無能還之農，魁長逃入[illegible][illegible]，吏捕誅之，徙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illegible][illegible]

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經實河朔政法偶語罪中則死弘宣始除之初詔賜其軍眾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敎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敎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

政目簡省是寬厚人而過事更饒才局

許渤

鄭闕選知常州至則遣人招諭羣盜設計擒之賊懼悉來歸因出私錢爲賞解衣賜諸帥置之

左右或曰寇不可近開曰彼失所則盜得其所
乃我民也始懼死而親愛之出其望也以赤心
感之彼必盡歸我矣不半歲境內悉寧命知環
州是州與吐蕃接境州人與蕃中貿易悉自制
衡量增減其直以與之或戎人有訟官司又不
之理以故戎境多怨開至一其價直民欺戎人
者罪之部落翕然歸向未幾移邠州時調民輦
送趣環慶歲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使
復督後運民數千人詣州號訴且曰力不逮願

一元矣、閼亟貽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錢

仁許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遲半

歲、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如不罷、開

即馳詣闕下、自於上前矣、卒罷之、

只是一意撫綏、不知遺地方多少和平之

福、

楊大異

楊大異爲移遠尉、有峒寇擾民、致討積年弗獲、

檄大異往治、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肩輿詣

賊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即留告身爲質俏其渠魁數輩出降

告身便足信乎要其感化者定自有法

周渭

周渭解褐爲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議選常參官强幹者蒞其屬邑以渭知永濟縣彥卿郊迎渭揖于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

降屈，示以朝廷之威重。縣有盜殺人而逃，渭捕獲，并暴慶匿者，按誅之，不以送府。乾德中，通州與州州領罝戶砦，多戍兵，益軍驁很，縱其下爲暴，居人苦之。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梟，皆慴服。詔書嘉獎，命兼本砦鈐轄。開寶元年，鳳州[illegible]務治主吏盜隱官銀，擇渭往代。周歲，羨課數倍，賜緋魚。又遷知棣州。殿直傅延翰爲監軍，謀作亂，走契丹，爲部下所告。渭擒之以聞，命械至闕下，鞫得實，斬於西市。

抑橫帥、誅匿盜、斬暴兵、無不弭耳帖心、豈徒一强得吏可襲取哉、必事當其機、威信其法、風行雷動、乃得如此、

## 裴懷古

裴懷古以上書、補下邽主簿、遷監察御史、姚嶲道蠻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歸者日千計、俄縛酋首、遂定南方蠻、立石著功、姚嶲酋等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懷

古爲桂州都督，招尉討擊使，未諭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爲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爲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況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況蕃人邪？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羣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徙相州刺史、幷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爲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爲幷州。人知其還，携扶老稚出迎，崔宣道始代爲長史，亦野

次、懷古不欲厚懷宣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會以左威衛大將軍召、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敗、懷古清介審愼、在幽州時、監軍韓琬稱其馭士信、臨財廉、爲國名將、

忠信可行蠻貊、人情自不相遠、扶老携幼之迎、豈易致哉、馭士信、臨財廉、所由來遠矣、

秦再雄

宋太祖時、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再雄本徭人

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逆時屢以戰鬬立功蠻黨服之時武陵辰陽灃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猺保聚依山阻江逆十餘萬數出寇邊以致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聞再雄名召至闕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即除爲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槩異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

千人、皆擐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妥安、由駕馭再雄之力也、

蠻夷中、如再雄之才畧者、豈緊無人、然能

以一州租稅盡予之，而且總其辟吏屬者乎，如此駕馭，安得不得人死力，今黔滇之流毒酷矣，草澤英雄，似不可無此鼓舞法，

○再雄一猺種，便能為國家作萬里長城，便可與狄襄武相頡頏，余特錄此，以見蠻夷亦未嘗無人，惟在上之所拔識耳，

牧津卷之三 終